

ZHONG RI
GUANXI
JIANSHI

中日关系简史

● 湖北人民出版社

杨
正
光

中日关系简史

胡
一

中日关系简史

杨正光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荆州地区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40,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统一书号：11166·179 定价：1.35元

輔車唇齒千秋史山
海藝瀛一章程振古
以鄰兄弟帝國東天富
藏結長城

甲子漢秋書
中日關係簡史
作題誌

溥傑



序

汪向荣

中日两国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爱好和平的人民，只有世代友好才符合两国人民目前和长远的利益。要树立一个良好的、永久友好的基础，首先就需要了解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在日本讲两国关系的史籍，汗牛充栋，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更为增多。中国，虽然百年前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有“邻交志”以记其事；以后也陆续出版过一些有关中日关系史的书籍，但不仅为数不多，且缺乏全面论述的，和日本很难相比。这是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憾的。为树立两国永久友好的巩固基础，急需两国人民多多开展友好往来，交流学术研究成果；我们中国史学界，也要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日关系史，这是无庸讳言的。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看到正光同志的《中日关系简史》，深感欣慰。因为它不但填补了目前的空白，而且还替后来者开了条路。在我看来，这简史是有特色的。

首先，简史用极朴素的语言，实事求是地叙述了中日关系史，有自己的研究心得，而不是随声附和，简单地套用他人的观点；

其次，它立足于中国的史料，但也不排除用日本或第三国的史料来补充，将有些过去不太清楚的史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运用历史唯物论来剖析，不为某些史实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蒙蔽。从而使我们看到中日友好的前景。

当然，这简史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例如过份的简单，某些史实没有提到；又如有些观点和提法，还值得商榷，不一定完全正确。这些，都是想象之中的，是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的缺点，相信很快就能得到纠正的。对于首先开始用中国人民立场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中日关系史来说，重要的是鼓励和帮助。希望从此以后，更多内容更详、学术水平更高的著作问世。

我想，这本简史的出版是一种尝试，一种摸索。过去前人走过的路，我们要总结，而更重要的是怎样去开创。道路还很长，前途也不一定是平坦的。我希望作者能再作更大的努力前进，也希望读者能以爱护这第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中日关系史的态度，多提意见，使作者和所有中日关系史研究者在摸索的道路上能得到更多的凭藉，

更好的指导，让我们的人民更完善地了解两国的关系史，从而使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得到更巩固和强大的基础。希望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做好这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1984年3月

目 录

汪向荣序

一、中日最早交往的路线·····	1
二、徐福有没有到过日本? ·····	6
三、出土的金印·····	10
四、女王国(邪马台国)·····	15
五、日本的统一·····	24
六、倭的五王·····	28
七、“日出处天子”·····	36
八、遣唐使·····	45
九、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56
十、遣唐使的废止·····	64
十一、唐代东渡的中国人·····	72
十二、频繁交往、互相影响·····	81
十三、五代时期的商人外交·····	93
十四、贸易和邦交 ·····	103
十五、入宋僧 ·····	112
十六、日本商船与文化交流 ·····	118

十七、元师征日	127
十八、明初通使日本。朝贡贸易	138
十九、早期倭寇和中国籍的倭寇	153
二十、援朝抗倭	162
二十一、乞师和流亡	169
二十二、信牌贸易	177
二十三、从友好到甲午战争	186
二十四、留学日本热	194
二十五、中国革命者在日本的活动	207
二十六、侵略和抵抗	215
二十七、历史的悲剧	225
二十八、中日友好的积累	244
二十九、恢复邦交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	253
三十、向二十一世纪迈进	264
附：中日历史年代对照简表	271
后记	274

一、中日最早交往的路线

据地质学者的研究，在中生代时期，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东部原来是相连的一片，中间并未被海隔开。到新生代初期，地壳发生了变动，日本列岛西部和亚洲大陆东部相连接的部分下沉，成为日本海，于是，日本列岛就独立于海外，和大陆隔海相望，不再相连。尽管如此，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特别是和朝鲜及中国东部之间相隔还是很近的。我国人民喜欢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距离。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和日本之间还有一个突出其间的朝鲜半岛。这样，朝鲜半岛就自然地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来往的桥梁。在古代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往来中，朝鲜半岛处于重要地位。但是，朝鲜和日本之间也隔着海，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极为幼稚的时代，古代人们是怎样横渡这片海洋的呢？

从历史文献上看，古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来

往大多数是取道于九州的博多，经过对马、壹岐而到朝鲜半岛南端这条路线。但是，从出土的器物来看，这条路线并不是最原始的路线，即最早的中日之间来往交通的路线。

据日本和朝鲜出土的铜器分布情况看来，铜铎集中在中部日本海海岸的北陆、山阴和近畿一带，而铜剑、铜镜的分布，比较集中在日本北九州和近畿一带；在朝鲜出土的则沿日本海地区比沿朝鲜海峡地区要多。从这种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推测出，在日本的史前时代、至少在我国周秦以前，中国人或者中国文化经过朝鲜进入日本路线，主要是在日本海，而不在朝鲜海峡，很可能是由古代辰韩地区传到日本海沿岸的北陆、山阴地区，然后再由那里向日本其他各地传播的。

史前时代，人类的造船技术十分幼稚，所能利用的只是独木船而已，也还谈不上有什么航海技术，那么，他们是怎样用独木船来横渡日本海的呢？原来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利用海水的流向即海流来渡海，当时从中国经朝鲜到日本海沿岸地区的航线，就是一条利用日本海海流来渡海的航路。日本海的海流有两种：一种是由间宫海峡向东北而下的寒流，另一种则是由西南而上的暖流。沿朝鲜半岛东岸南下的寒流到达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的时候，正和从西南而上的暖流相遇，

于是形成一种沿着周围陆地而左旋的回流，从朝鲜向日本北部海岸的北陆、山阴地区，再向东北方向流去。利用这种左旋回流，从朝鲜可以不太困难地驾着独木舟到达日本，而由日本却无法逆流而往朝鲜。史前时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通所采用的最原始的航线就是这一条路线，而最原始时代的交通，多数是只去不回，只有从中国朝鲜到日本，而极少从日本返回朝鲜的（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冒着极大的危险）。

随着人类文化一天一天的进步，造船和航海技术不断有所改进，这种来而不往的局面逐渐地打破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经过朝鲜半岛路线，彼此交通来往也有了新的开展，一条新的航路开辟出来了，这条航路就是《日本书纪》神代卷中称为海北道的航路。估计这条航路在公元前后还在使用，一直到后来的女王国（邪马台国）遣使到带方和中国的时候才不用这条路线。《日本书纪》中所记素戔鸣尊渡新罗的传说，虽然不足凭信，但也反映出有这样一条航路的存在。这条航路大概是从日本筑前的胸形（宗像）、经中瀛（大岛）、远瀛（冲岛）和对马岛而到达朝鲜半岛的，这条路线，比最原始的利用日本海海流的单程航路稍偏西南，而较后来女王国（邪马台国）遣使到中国时所采用的航路又偏东北。

当然，仅仅知道有来往的路线存在，并不能证明两国之间早在史前时代就已有来往。但是，从日本出土的铜器，如对马发现的铜剑、^⑧铜铎、铜戈，广岛发现的铜剑、铜铎和山口县所发现的铜剑、铜戈等来看，这些铜器不是从中国传入，就是日本所仿制，而其年代都在汉武帝侵略朝鲜设置四郡以前，即在周秦时代。由此可以说明，至少在周秦时代，两国人民之间已经有了往来，中国的文化、生产技术也已经传到日本。这一时期的这种往来和交通，很明显的并不是从政治上或文化上的需要而发生的，因此不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只是人民之间为了经济上的需要，零星而无组织地进行的，因此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因而也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

汉及汉以前的中国典籍中，有的曾经提到过日本，如《山海经》和《论衡》。除了《论衡》是后汉初所撰述，可能是用当时的知识来追述，并且其中两次提到的“倭”，是不是指今天的日本尚属疑问可以暂置不论外，《山海经》卷十二《海内北经》中所说的：“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的“倭”，无疑是指今天的日本。《山海经》通常被视为一部古代研究地理的著作，其中反映了周秦时代的情况，由此可以说明在那时候日本和中国之间往来关系已经相当普遍，至少在燕地是普遍的，

否则不会有这样的记载留下来。

《山海经》中有关日本的记载，虽然极为简单，只有寥寥的十一字，但和今天由日本出土器物所表明的事实却是完全一致的。

二、徐福有没有到过日本？

这里，要提一下流传在中日两国间的一个有名故事，即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中日两国的传说中，都说秦始皇时，徐福上书称海中有三座神仙岛，名蓬莱、方丈、瀛洲，有仙人居住，愿率童男女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之药。于是秦始皇就派徐福率领三千童男童女乘船出海。有人说，徐福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徐福究竟有没有到过日本？他所率领的三千童男童女，是不是就留在日本成为今天日本人的祖先了呢？

徐福东渡的故事，不仅在中日两国的文献中有所记载，而且在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还有“秦徐福之墓”的古迹在，九州等地也有与此有关的古迹徐福寺等，似乎是十分确凿的了。然而时间过去了二千年，有谁能肯定说在二千多年之前的确有过这样的事呢？

我国最早记述徐福入海求仙的书籍是《史记》，其《秦始皇本纪》曾两次提到“方士徐市等

入海求神药”的事，《淮南列传》中也提到这个故事，虽然《本纪》中所记与《列传》中的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徐福入海这件事，在当时是流传颇广的。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论，不仅仅是徐福入海一件事，而且以此为代表的这一类事情的发生，也是极有可能的。

历史告诉我们，秦王政(始皇)执政以后，暴虐无道，对人民极尽其残酷剥削压榨之能事，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压迫得最厉害。焚书坑儒，偶语弃市等历史上有名的苛政，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在这种暴虐的统治下，人人自危，文人、知识分子自不必说，就是幸免的方士也未尝没有感到随时有遭受杀身之祸的威胁，所以纷纷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消极反抗。他们向秦王政建议到海外求仙，甚而要求派遣百工和童男童女以求延年益寿药物。从逃避苛政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利用秦王政对仙药的迷信而逃离秦王政势力所及的地区。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比起揭竿而起的武装反抗来说，当然是消极的，但是比起隐居山林却要积极得多。如果真是单纯求仙，用不着要求派遣百工，更用不着率领大批的童男童女，也用不着带五谷种子。很明显，他们是想借入海求仙为名，而行向海外移民，逃避秦王的暴政之实。徐福就是这

样的人，所以他的结果是“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其实这是他出走以前就决定了的，否则他不会托词提出派遣百工、三千童男童女等等要求的。所以说，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论，这一类事情的发生是很有可能。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逃避秦代暴政而远避海外，甚而借此以向海外发展的人们（不一定是徐福，但可以根据传说，假定以徐福为代表），是不是到了日本？现在和歌山县新宫市的徐福墓，只是一坯黄土，当然无法证明。

不过，历史总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如朝鲜史上就一再有秦时燕、赵、齐人之避乱者，纷纷入朝鲜定居的记载，其人数当以万计；如辰韩是：“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故或名之曰秦韩。”就是说，逃避秦代暴政的人前往朝鲜，是可以肯定的。朝鲜和日本不但距离很近，而且来往也较密，所以从中国大陆逃往朝鲜的人，很可能由朝鲜半岛再过海到达日本。当然从朝鲜到日本，上陆地点最近的是在九州福岡、佐贺和山口一带，但由朝鲜半岛南下，到达日本之后再折向东，沿着海岸继续向东，或由濑户内海到达纪伊半岛的和歌山县，在那里登陆，也不是不可能的。

上面已经提到过，日本出土的铜铎等表明，这些器物传入的时代是在周秦时代，就是说周秦